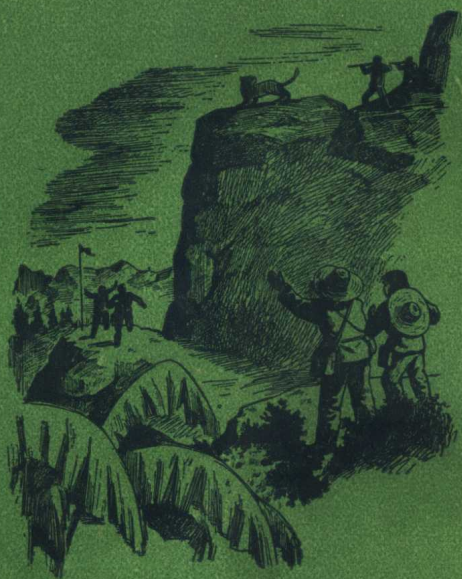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在尖刀山上

·生活故事集·

北京大眾出版社

在 尖 刀 山 上

· 生活故事集 ·

吳賢濤等作

北京大眾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北京日報“文化生活”版上發表的生活故事的選集。共收錄描寫礦山、工廠等故事十六篇。這些作品的作者大多是參加實際勞動和工作的工人、幹部等。這些作品的內容主要是寫工人的生產熱情和新品質的成長；還有一部分寫青年和知識分子參加生產建設和保衛國防的故事。

在 尖 刀 山 上

· 生活故事集 ·

吳賢濤等作

※

北京大眾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四高白塔寺觀音菴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〇號

北 京 印 刷 廠 印 刷

※

(5030) 787^{1/2}×1092^{1/2} 1/32 · 4 印張 · 83,000字

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5,000冊 定價：0.38元

定價三角八分

目 錄

在尖刀山上	吳賢濤 一
在祖國需要我的地方	馮 影 二〇
高小畢業生	孫秉富 元
十年	禾 苗 二〇
國慶節那天	刘大爲 二〇
張村夜話	韓廷佐 四
第一課	李 焱 三
蘭蘭姑娘	田慧君 賈存周 天
小組長刘敏	賈存周 田慧君 四
戴紅花的日子	何英俊 七
理想	張 錫 夫
「滿堂紅」	梁元勳 張玉冕 八
不滅的光	犁 野 〇

老哥兒倆……………高延昌 六

大家的紅旗……………梁元勳 一〇四

矸子石……………小果 二一

在尖刀山上

吳賢濤

四周高山上的原始森林，像重重的圍牆，緊緊地圍住了這偏僻的村落。夜裏，那狂怒的森林呼嘯起來，常常把我從夢中驚醒。听人說，狗熊和狼什麼的喜歡這時候在門外兜圈子，只要一找到空子就闖進來。我就越發睡不着了。

可是，第二天早晨，我却醒得很早，因為我知道今天要爬那座八百公尺高的尖刀山，勘測震旦紀地層。我老早就在想着它。人家都說女同志上不了那座高山，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。

天一亮，我就起來了。我心裏想：今天得早點準備好，幹得起勁點，讓他們看看女同志也照樣能上尖刀山。我拿上毛巾，頭也不梳就跑到門外的小溪去。

這時候，在蒼綠的柏樹上空，剛剛露出了玫瑰色，小鳥還在睡覺，只是沿着山谷的尽头，一家茅草房子的上空，一縷輕烟正嫋嫋地上昇。

一切都很寧靜。忽然傳來了急促的脚步聲，抬頭一看，原來是丁勇正沿着溝走來，他是個有名的獵手。記得我第一次見到他時，真嚇了一跳。那天黃昏，他那寬寬的肩膀上，扛了一塊約摸五十公斤重的銀光閃閃的大石頭，走到我們跟前，往地上輕輕一放，說：「同志，瞧瞧看，有沒有用？」我看看他的臉——眉毛又濃又長，眼睛是凹下去的。他的上衣敞開着，

胸間還生了一堆毛，像一個巨人似地站在我旁邊。我們的隊長摸了摸這塊石頭，對這位巨人說：「好，好。我們仔細看一看，明天再告訴你。」於是他就走了。沒有幾天，我們因此發現了一個大的接觸變質帶。後來，我和他混熟了，才知道那天他一大早就到山溝裏去找這塊石頭，扛回來時，太陽已經落山了。

就是這個巨人，又出現在我的面前了。

「這麼早，上哪兒去呀？」我一面搓着手巾，一面問。

「到鎮上去，賣掉它，換點東西。」他把獵槍上縛的狐狸皮輕輕搖了一搖。

「換什麼？」

「瘴疾丸。我媽一連打了兩天擺子，人迷迷糊糊的，躺在牀上不能動彈。」他那濃而又長的眉毛緊緊地皺着。

我想：你怎麼不早說呢？咱們急救包裹奎甯可有的是啊，還跑到鎮上去，來回有七八十里路，那麼老遠老遠的，再說買到買不到還不敢講。

「不用去了，我們有這種藥。」我一面對他說，一面飛奔到屋子裏。

「你看，」我拿着一包奎甯，喘着氣，「打擺子的人一吃就好。」我還告訴他這種藥的吃法。

他的眉毛頓時舒展開了。他硬要把狐狸皮送給我，我怎麼能收呢！我說：「這算得什麼，我們到這兒來就是為鄉親們服務的啊！」他那副堅強的面孔，這時，帶着激動的神情，半天

才說了一句：「真是毛主席派來的人！」便拿着藥興奮地走了。我洗完了臉，連忙跑進了屋子，趕緊收拾我的背包、儀器。

隔壁房子裏的同志們早就醒了，都在作出發前的準備工作，嚶嚶的聲音打破了清晨的寧靜。

「今天翻的那座山呀，到處都是懸崖，連男同志恐怕也不見得都爬得上去，還是讓姚玉華留在家裏吧！」說得很輕，但我還能听得出是李「老头」的聲音。看情形是在要求隊長不讓我去呢。我知道他是個婆婆媽媽的人，雖然我很生氣，但也沒去管他。

「讓她在家整理記錄不也一樣嗎？」我一听就知道是黃小玉那股奶腔；個子還沒人高，就學會饒舌！我氣壞了，一聲不响，收拾東西要緊，讓他們去說吧，反正我要去。

隔壁屋子仍舊鬧嚶嚶的，飯盒鉄錘弄得叮叮噹噹，手敲桌子的聲音也响得厲害；隊長一碰到難事就喜歡這樣。我猜他準是在考慮我去不去的問題。我知道隊長了解我，曉得我是個硬性子好強的人。他一點也不像李「老头」那樣——女同志又是這個去不得，又是那個去不得。

我收拾好了東西，裝作沒有听見他們的話一樣，走進隔壁房子裏。

「你留在家裏吧，今天路又遠，又要翻那麼陡的山。反正這麼多天的野外記錄……」隊長一見到我就說。这下我可忍不住了，連忙打斷了他的話：「這不能算作理由。我能去，我一定能去。」

黃小玉靠在門邊上看着我。「你看什麼？」我心裏想，你能去我就能去！他不过才十八歲，還比我小三個月呢。

隊長眼睛望着茅屋頂，搔搔頭，又敲敲桌子，很認真地說：「那裏根本沒有住家戶，野獸很多，說不定還會碰到老虎呢！」

「別嚇唬人！」我接着說，「這又不是嚇唬孩子！」大家都笑了起來。

「要真有的呢？」

「那我也不怕。」我說。我想：有這麼多同志怕什麼。

隊長當然沒有理由，只好同意我去了。

彷彿有意同我爲難似的，剛剛翻了兩座小山，腳上就磨了一個泡，雖然走起來挺彆扭，我还是像沒有這回事似的。你才不知道呢，我們隊長就是這樣，還沒走多少路，他就要來問你：「腿怎麼樣？疼不疼？酸嗎？要不要休息一會兒？」我就討厭他這個囉嗦勁兒，所以一直走在前面。

十點鐘的時候，我們就爬到了尖刀山的南峯。我的襯衣像在水裏浸過一樣，腳上的泡也磨破了，我並不叫痛，只是口渴得要命，摸摸水壺，早空了。隊長像是猜到我要什麼，舉着水壺說：

「我這兒有，滿滿的。」

「你怎麼不渴？這麼老熱的天。」我像老牛飲水似地，大口大口喝起來。

「也不知道是怎麼搞的，就是不渴。大概是我的體質好，身體裏水份含得多的緣故吧。」他笑着回答。

後來我發現，他只是在野外大家都缺水的情況下才不渴，等到晚上回到住地，他一口氣能喝上四大碗水還嫌不夠呢。

李「老头」、黃小玉、我和隊長是一個小組。我們工作得還算順利，不到十一點鐘就把上、中震旦紀地層測完了；整整作了三十個地質點，比往常多了一倍。

午休的時候，我拿條防雨布放在草上，用草帽蒙着頭，睡起來了。當我快睡着的時候，聽見李「老头」不知對誰在咕嚕：

「姚玉華還有那股子猛勁，瞧她那上山的样子，簡直不把尖刀山當做一回事，真看不出來。」

「看不出來。」隊長附和地說。

「我可早就看出來了。」黃小玉連忙說，「咱們離開學校動身那會兒，你沒听人家在保證書上寫着『工作中決不落在人後』？」

「嗯——嗯，不能那樣講，從前你听到像這樣的山有女孩子上過嗎？」是李「老头」的聲音。

「從前是從前，現在是現在。思想保守。要不，人家怎麼叫你李『老头』呢！」黃小玉可抓着理由了。

他們都認爲我睡着了，聲音愈來愈小，下面也未听清他們又說些什麼，我就真地睡着了。午休後，大家都緊張地工作着。我仍舊做着記錄工作。黃小玉拿的一面鮮艷的紅旗，插

在離我們五十公尺的崖頂上，他同李「老头」在量着岩層的厚度。看得出山上這些旗幟中，我們組的那面小紅旗總是飄在前面。瞧，黃小玉同李「老头」量得多快，一会是十公尺，一会是十八公尺。隊長拿着羅盤在我身旁起勁地量着岩層走向，好像在同他倆比賽；南偏东四十七度，三十五度，五十九度……報個不停，弄得我手忙腳亂，簡直來不及記。

「那是什麼？」忽然聽見隊長小聲地說了一句。我朝着隊長眼看的方向望去。

啊，老虎！老虎！我嚇得幾乎要叫起來。隊長向我使了一個眼色，那意思是叫我不要聲張，我才沒叫出來。一隻黃乎乎的老虎，正躺在李「老头」那個岩坎上面的一座懸崖上。幸虧那個懸崖約有二十公尺深，老虎就是想傷人，也不敢輕易往下跳。李「老头」和黃小玉還沒有發覺，仍舊在那裏起勁地量着。那老虎的眼，總是盯着他倆身邊的小紅旗。我的身体像癱瘓了一樣，站立不住，不知道是耽心老虎會跳下來咬住他倆，還是自己害怕得厲害，身上出了一身冷汗。

猛然間，老虎的爪子扒下來了一塊石頭，恰巧掉在黃小玉和李「老头」當中。他倆都吃了一驚，不知道石頭是從哪裏飛來的，等到抬頭一望，瞧見那老虎銅鈴般的眼睛正瞪着他們，兩個人都嚇呆了；李「老头」手裏的皮尺「啪」的一聲掉在石頭上，人呆在那裏，像根木头似的一動也不動。黃小玉愣了一会，拔腿就向我們這兒沒命似地跑，一邊大叫：「老虎！」

老虎！」李「老头」看黃小玉往這兒跑，皮尺也顧不得要了，也跟着拚命地跑過來。

就在這時候，突然「乒」的一声槍响，子彈劃過這充滿了驚慌的山谷。緊接着又是一槍。

我一看那像小黃牛似的老虎不見了，跑了，接着，一夥年青力壯的獵人，正從左面山上的樹林裏向我們這裏跑來。他們手中都拿着火槍，爲首的一個彪形大漢，正是那位巨人似的獵手丁勇。他三腳兩步跨到我們跟前，問：「你們受驚了吧？」

「沒有，沒有。」黃小玉一面說，一面還緊抱着隊長不放。

「那就好。」說完，他一口氣也不息，就領一夥人向着老虎臥過的懸崖上爬去。當他們知道老虎真地跑了之後，這才跑下來。

「我們只曉得這兒野獸很多，沒想到還有老虎。你們該沒受驚吧！」丁勇走到我們跟前又分外關切地說。

我還在想：今天運氣真不壞，剛好碰上他們到這兒來打獵，要不然這場遭遇就很難設想了。

一位穿着白粗布上衣的青年獵人却很惋惜地說：「真是可惜，讓牠跑掉了。」他那副神氣，就好像打老虎同打狗一樣容易。

隊長同李「老头」他們都在不住地感謝獵人們，說：「虧得有這樣巧，趕上你們也打到這裏來了。」獵人們也不住地點着頭說：「真巧，真巧。」

我馬上想起丁勇的媽，正病在床上，怎麼今天他也出來打獵呢？我便問丁勇，他說：「沒

啥關係，你不是說藥一吃就好嗎！」

「是啊，一吃就好。」我連忙說。可是，我想的不是這個。

「那也不行啊！」我盯着他說，「總要有人在家照顧才是。你成過親嗎？」我馬上發覺我太傻了，怎麼好這樣一個勁問人家呢。

他笑笑，搖搖頭，沒有回答。我可羞得受不住，臉上熱辣辣的，趕緊跑開了。

這時候，太陽已經偏西了。我們也已經超額完成了一天的任務。獵人們和我們勘探隊員們夾在一起，說說笑笑地踏着地下半人多高的野草，往回走着。可是，不知爲了什麼，隊長却皺着眉头，悶悶不樂。

我一進門，就聞到一股噴香的臘肉味。老鄉們都喜欢腌這種肉，留着，逢年過節時才捨得吃一點。我們的炊事員老孫真有辦法，哪兒弄來這麼多臘肉呀！

老孫見我們都回來了，馬上問有沒有碰見丁勇帶領的一夥獵人，他這一問，倒把我搞糊塗了。

「瞧，」老孫捧來一大碗臘肉說，「就是那個大漢丁勇一打早送來的，整整一條野豬腿，他說，我們送給他藥，他沒有好東西報答。我硬不收，他硬要送，他那麼大勁，我哪推得過他呢！我說：『這下他們从尖刀山回來，可以高興地大吃一頓了。』誰知他倒吃了一驚。他說：『勘探隊怎麼也跑得那麼老遠去勘探呢！那一帶野獸多，雖說都是些豺、狼、野豬，弄不好也要傷人。你看你們隊裏盡是些青年人，又有女同志，這多危險！』我看他那緊張的樣

子，像就有什么麼危險發生似的，話還沒說完就跑出去了。不大的工夫，我看見他帶領着一夥人朝尖刀山那條路去了。他那麼一說，我倒給你們捏了一把汗。」他看看碗裏的肉，又說：「沒什麼，都回來了。來，來，嚐嚐看。」

「我真傻不過，」我心裏想：「還怪人家不在家裏照顧媽媽呢！」

晚上，照例開了個当天工作小結的會。會上，隊長在發言中檢討自己工作中的疏忽大意，責任心不强，不應該不弄清尖刀山的情況，就冒冒失失地把大家帶了出去，若不碰到了勇他們，讓老虎傷了人，就會給國家帶來嚴重的損失。其實，这也难怪他，連這裏的獵戶也沒想到山中会有老虎哩！

当天夜裏，我睡得很香，門外的一切聲音都變得親切了，我好像並不是睡在深山中的小村子裏，而像是躺在母親溫暖的懷抱裏，毫無憂懼，安靜地做着我那奔向生活的美夢。

在祖國需要我的地方

馮影

一

李淑芳在大學畢業以後，响应了祖國的号召，離開了她留戀的北京——她被分配到西北鐵路工程局的一個工程段上去工作。

在上段報到的時候，她從來沒見過的工程在他眼前出現了。山上山下有數不清的人；推土機像一條巨牛，嚙嚙地把土推起來有幾尺高。前面的高山，一個峯連着一個峯，山尖上飄着幾朵白雲；山下的草地上駛着數不尽的綠色的卡車，真像是一幅壯麗的水彩畫。

「這工程多大啊！山連着山，修路可不太容易。」她边走边想。忽然，「轟轟」地响了兩聲，把她耳朵震得「嗡嗡」直响。她双手堵住耳朵，趕緊蹲在地上，臉都嚇白了。过了好久，她才小心地站了起來。回头看，山那边升起兩股黑烟，这才知道是爆破，離她還有一里多遠呢。

「別嚇壞了，小姑娘，回家去呆着吧！」一個高鼻樑的青年工人從她身旁走過去，用眼睛瞪着她，蔑視而譏笑地說。

她的臉紅得像個紫蘿蔔，心想：平地裏鑽出個討厭鬼來，你管得着嗎！等她双手叉腰要講話時，青年工人早走遠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人事科長把她領到政委辦公室裏去。政委正在屋裏踱來踱去，像是在考慮什麼，看她進去，停住脚步笑着說：「坐吧，李淑芳同志。」說着，他自己先坐在她對面的沙發上，隨後又仔細地看着她。當她有些不好意思的時候，他有趣地搖搖頭說：「你還是個孩子呢。」她覺得這句話有些彆扭，心裏說：「我已經是大人了，看這政委還瞧不起我呢。」

「第二小隊技術員配備了嗎？」政委轉過頭去問人事科長。

「現在根本沒有合適的人；剛剛培養一個，前些日子又給調走了。」人事科長皺着眉，似乎是在表示抱怨。

「你看李淑芳同志怎麼樣？」政委說。

人事科長的皺紋皺得更緊了，眯着眼想了半天，問：「哪個李淑芳？」
政委沒出聲，但從他臉上透出了不高興的樣子。

「是她？」人事科長想了一下，指着李淑芳問。政委點點頭。

「這怎麼能……？她是新來的學生，政委同志。」人事科長的神情有些驚慌，臉上的皺紋也顯得更深，「學生都必需做一年或半年練習生才成，不然，她是做不了的。」

「我知道她是學生，是學機械的，今年二十三歲，青年團員，北京人。」政委像非常熟悉李淑芳的人一樣，最後還有趣地問：「對不對？」這時候，人事科長才知道政委和大隊長昨天夜裏要人事材料的原因了。

「我們的小隊正缺人，在實際中鍛鍊不是更好嗎！這是我和大隊長的意見，你下命令